
文化書評

河清著。《現代與後現代——西方藝術文化小史》。香港：三聯書店，1994。446頁。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裡指出，打從十六世紀以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往往建基於西方本身的需要和問題，而非中國的客觀現實。長久以來，中國是以「他者」身份出現在西方，西方對中國發生興趣，主要因為他們需要通過一個「他者」，創造一個「非我」來發洩不滿及寄托希望。同樣，筆者以為，河清在《現代與後現代——西方藝術文化小史》一書中，也是透過對當代西方文化變遷的析論，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路向的信念。對河清而言，他對「現代性」在今日西方面對的困境的描繪，也是將「西方」視作一個「他者」，借此籲請國人認真地認識及反省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

筆者對西方藝術文化的發展認識不深，也是後現代主義哲學的門外漢，我關懷的，只是作者如何通過對西方文化（藝術）中有關現代與後現代的論述所譜奏的弦外之音。因此，筆者只會沿此思路發表意見，不會從藝術史、或後現代主義哲學角度來評論此書，這是要首先說明的。

全書共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現代篇」，共七章，包括對「現代」（modernity）的定義（第一、二章），並就現代主義文化藝術的五個特點，作詳細的闡釋（第三至七章）。下篇「後現代篇」，共九章，主要討論所謂「後現代」（Post-modern）在西方世界的降臨（第一至三章），定義（第四章）及後現代主義的特色（第五至九章）。此外，在附錄的「題外話」中，作者亦表

達了他對中國文化路向的正面信念。

整本書要交代的問題，是西方文化從「現代」走向「後現代」這個改變。河清給後現代主義所下的定義，及描述其特色時所持之觀點，主要建基於對「現代」的否定之上。他指出，所謂現代主義文化的特點，即：一、人類中心主義：征服自然的世界觀；二、樂觀的進步論：對人類日益美好的未來的理想；三、個人中心主義：個人的絕對自由，個人意志的擴張；四、對「新」之崇拜：先鋒意識，不斷破舊創新的觀念；及五、非主題化傾向：強調造型因素的抽象重建，及對藝術與生活界限消亡之預視。正如作者指出，前四點偏重於概括所謂的「現代性」，而第五點則是對現代藝術基本特徵的概括（頁14）。

「現代性」反映的樂觀主義情緒，人類無限進步、經濟無限增長的神話，在七十年代後，已急劇地黯淡下來。西方社會開始覺察到現代工業文明、消費文明帶來的種種危機，西方人遂從樂觀轉向悲觀，進入了後現代主義時代的痛苦反省中。因此，河清認為所謂後現代主義，可視為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後現代的特徵，正好是現代性的相反：一、從人類中心主義反趨於一種「自然中心主義」；二、樂觀直線進步論日趨破滅，人類轉而承認其他歷史觀的合理性；三、個人中心主義反轉為對「他人」的注重；四、對「新」之崇拜讓位給懷古思舊的尋根情緒；五、藝術上主題的失落，轉為主題和形象的回歸（頁326）。

通過對後現代主義的特徵的論述，河清指出：中國人一向以來傾力求的西方「現代」文化，實際上已陷入全面的困境。因此，中國人應該冷靜反省，並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價值。過去，中國知識分子正是被西方現代文化所吸引，以致盲目地否定自己的傳統，結果造成今日流行的文化自卑感。他確信，惟有當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認清西方文化向「後現代」轉折的事實，才能打破這種西方現代主義進步論的神話，重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自尊心（頁413）。

持平而論，河清在本書中對「西方」的論述，確實對國內某些知識分子將西方文明過分理想化、甚至神話化的做法，作了一記當頭棒喝。近百年來，面對西方衝擊，中國傳統文化確實處於陷落的境況。「西方」成為富強、進步的象徵。毋庸置疑，「西化」（Westernization）是中國「現代化」（Modernization）不能否定的方向，但部分知識分子卻因此提出徹底反傳統的主張，認定惟有全盤西化

方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結果使傳統文化在愈趨激進的狂潮中不斷被拆毀，最終選擇走向全盤的改變。在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熱」中，反傳統與全盤西化顯然也成為其中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河清力圖說明，今天中國人完全認同西方文化價值標準的文化自卑感，正是五四以來的「文化本根喪失症」的晚期發作（頁419）。對西方形象的「祛神話化」，並願意認真地了解當代西方文化的面貌，確實是本書最大的優點。

當然，河清所關懷的，不在西方文化的發展，而在清楚認識西方如何對「現代」進行批判，並轉入「後現代」的反省後，作者進而指出「現代主義烏托邦理想日益顯得虛幻不實」，中國人因此應當「回歸到中華五千年文化的本根」，才能救中國（頁446）。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國文化本體的基礎上，適度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頁413）。河清嘗試從三方面確立其「中體西用」的信念：第一、中西文化的不同之處，乃性質上的「差異」而非程度上的「差距」；第二、西方現代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例如民主），並不一定適合中國；第三、「現代主義」已經對中國文化構成嚴重的負面後果。

首先，在文化觀上，河清再三強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不是程度上的「差距」（先進與落後）關係，而是性質上的「差異」的關係。中國文化其實絕不落後，相反，更顯示了偉大的智慧（頁413）。他力斥的文化「差距」論，顯然正是現代主義樂觀進步論的反映，即認定人類文明的發展，不脫「過去、現在、未來這樣一條時間的直線」，並且只循著這個方向發展。走在前頭的，當然是西方的「先進」文化，其他「落後」文化，便只得跟隨西方的路線發展了（參第四章）。中國知識分子全面擁抱西方文化，對本身文化產生自卑感，根源之一，豈不正是這種「西方文化進步論」？

在清算上述的進步論的同時，河清力圖確立中國文化的價值。中西文化如果只存在「質」的差異，那麼，便沒有所謂「進步」與否的問題了。中國的科技雖然不及西方，但中國文化卻絕不「落後」於西方（頁438）。

筆者非常同意河清這種把「差距」與「差異」區分開來的觀點。事實上，由於西方文化客觀地在若干層面上比中國優勝，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考慮中國文化路向的問題時，往往提出「為甚麼中國沒有」這一類問題。正如作者說：「……

更多地『反思』我們的祖宗為甚麼走錯路，我們祖宗為甚麼不像西方人祖宗」（頁441）。在這種思想趨向的嚮導之下，知識分子大多先找出西方之能夠成功地產生此等現象的因素的緣由，然後再檢討中國傳統為甚麼不能產生這些因素的原因，或究竟在中國歷史上是否有過產生的跡象、如果有，又為何會中途夭折，諸如此類。近百年來，知識分子在反省中國如何趕赴及踐行民主、科學、資本主義等課題上，即陷入上述的思路糾結之中。較徹底者，認定中國傳統必須全盤否定及改變，將西方文明的「根」輸入中國；忠於傳統文化者，則亟亟反思如何在中國文化中「開出」西方文明的成果。問題是，文化的發展，是否只有一種模式、一條道路可循？西方能夠產生資本主義，是否便表示中國既必須又必然地能夠產生？當我們成功地歸納出西方產生資本主義精神或民主制度的因果關係時，是否便可將這些因素「移進」中國文化價值之中，讓資本主義精神與民主能夠從中發展？於是，我們用了大量時間及精神，去討論為甚麼資本主義在明清時期「萌芽」後即不能繼續發壯，或中國傳統倫理如何窒息這些發展的機遇；中國傳統文化又怎樣缺乏了保證民主精神的「超越」價值……總之，從這個觀點看，「西方」不僅是成功的先行者，更成為審視中國文化的唯一標準。

河清在本書中對中西文化「差異」及「差距」觀念的釐清，確實對我們在反省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過程上，有很大的啟發。然而，他在確立了這個基礎後，卻有將「差異」絕對化的傾向。他說：

中國文化的差異，最本地可以在中西語言文字的差異中找到終極根據。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決定了民族文化的一切特徵。兩種語言文字的差異，也本地決定了兩種文化的差異（頁441）。

正如任何一個民族不能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字一樣，他們也不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一個文化的表層可以改，其深層卻不可以改。末（用）可以改，本（體）卻不可以改。本體改了，便意味著該文化的死亡」（頁442）。甚麼是文化的根本？那便是在語言文字上建構的宗教、哲學、倫理、藝術等精神文化（頁413）。

可見，作者在確立中西文化的差異這觀點後，即將之絕對化，並採取「整體觀」（holistic view）來處理文化的問題。文化就好像人的身體一樣，人只能換一身衣服、換一個髮型，卻不可以全換掉自己的內臟（頁442）。弔詭地，作者反對全盤西化論者以整體觀的態度否定中國文化，自己卻又陷進同樣的整體觀的糾結內，所不同者，是作者的整體觀表現在另一個極端上——文化本位／傳統主

義。他提出「中體西用」乃中國出路，即充分反映出這種文化的整體觀：中國文化的根本是民族的本體，是不能變易的，可以變的，只是在科學技術。教筆者詫異的是，作者接受「西用」的範圍，竟然又回到晚清自強運動的「船堅炮利」、或當前的「四個現代化」的「器用」層次之上。不過，「中體」如何救中國，則除了「提倡文化的民族主義，提倡民族魂」（頁439）這般較空泛的口號外，卻不能提出較具體的建議來。筆者不反對重建國人民族自信心，問題是，這仍得建基於具體及實際可行的內容之上，空言高揚民族主義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且，近代知識分子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在若干程度上，可視作傳統天朝自大心態的一個反高潮。因此，高舉空泛的文化民族主義，毋寧說為另一次的崩潰寫下的伏筆。

其次，鑒於整個現代主義文化在西方日益陷於困境，因河清認為，國人也應該對西方「民主」、「人權」、「自由」等給美化了的概念的烏托邦情結，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他指出：「事實上，真正的民主從來都沒有實現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頁430）。縱觀西方的歷史，民主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口號。他認為人民根本沒有、也永不可能自己作主，真正作主的，只是在人民上面的官僚管理體制（頁431）。這裡，顯然易見，作者將「民主」定義為「人民自己作主」，故此代議制也不過是名義和形式上的民主，而非真正的民主（同上）。況且，西方民主的遊戲，建基於西方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對中國人來說，這是完全不合乎中國國情的（頁432）。要是我們不再糾纏於西方的烏托邦神話，則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情況，以傳統「為民」方針為宗旨的「集權」體制，方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出路（頁433）。

無疑，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人權、自由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實用主義口號的層次上。他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也是極其殊異及空泛的。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是否認為民主制度及人權觀念乃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實，西方政治學理論一直指出，民主政治的目的，不在建立最完美的政治，乃在減少發生最危險的暴政。民主不能保證人能做最好的事，卻能避免有人做最壞的事。因此，河清指出現在運行於西方的不是真正的民主，這全因為他為民主下了一個狹義的定義。代議制度當然不是真正的民主，更並非十全十美，畢竟還是在制度上將暴政的可能減低了。西方政治哲學處理「如何統治」（How govern）的問題，總比中國傳統「誰來統治」（Who govern）這問題來得合

理。當然，我們不能將西式制度全套搬進中國，但也不代表不能向西方學習呢！以權力繼承問題為例，毋容置疑，今日中國雖然在制度上乃一共和國體制，但「誰來統治」的「後鄧」問題，仍然引起不小的震盪。

河清認為中國不應再停留在現代化階段的最後一個原因，是經過八十多年形形色色的革命，中國其實已經極其現代化（西化），而且現代主義已為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悲劇。為何作者說中國已經很「現代」？當然，中國傳統文化在「無意識層（深層）」仍然頑強地存在，但在「有意識層（表層）」，中國的現代化遠比日本為徹底呢。所謂有意識層西化的意思，就是表現在中國廣泛採用西方的紀元、度量衡標準，甚至國人對外語的熱忱大大超過傳統漢語，西方現代的政治形式，中國基本上亦已擁有，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性上是徹底的現代主義信徒（頁420至21）。但既然現代性原則在西方已經廣遭懷疑，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否需要好好反省？

而且，中共建國以來的各種「運動」、「革命」所造成的悲劇，都是現代主義的悲劇。一向以來，很多人皆重視毛澤東如何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並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儒學化」理論，以解釋傳統儒家如何仍然在深層影響著當代中國。對此，河清亦承認，毛氏在「無意識層」上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但更重要的是，在「有意識層」上，他是一個「徹底的現代主義者」。毛澤東的錯誤，在於「現代主義狂熱和烏托邦」（頁444）。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並非是中國「封建」、「落後」文化因素的大爆發，恰恰相反，這是一場「現代主義狂熱和現代主義民主烏托邦的大實驗、大幻滅」（頁445）。

筆者對河清如此詮釋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實在不敢苟同。他之所以認定文革是「五四現代主義精神的直接繼續」（頁445），純粹因為文革充滿了「打倒」及「破除」中國傳統文化的口號及行動，這種狂熱精神，自然與現代主義要求不斷進步的步伐一致。但問題是，五四與文革兩者除了在形式或手段上相似之外，兩者在本質上根本完全迥異。文革慘劇的發生，實涉及複雜的權力鬥爭與群眾運動，絕非「現代主義狂熱和烏托邦」可以簡化、解釋。況且，就算作者自己也曾指出毛澤東在「無意識層」乃一傳統主義者（頁443），那麼這種「無意識」為何對毛的瘋狂行為絲毫沒有產生影響？「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哪裡？這些都是作者沒有正視的問題。將中共建國以來各種運動和革

命所造成的悲劇，皆視作現代主義的悲劇，實在是對毛思想嚴重的錯誤解讀。

誠然，自啟蒙運動開創的現代主義文化，正在西方陷入深刻的危機，並向「後現代」轉折。後現代理論針對現代文化在西方衍生的病態的評論，並非言之無物；不過，如果我們因為「現代」的困境及問題，就斷言中國不再需要向西方文化學習，則顯然將問題設置（mislocated）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現在面對的，仍是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西方」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而我們對西方的學習，也不應該局限於「器用」層面。正如勞思光所言：「現代化的發展自有其歷史階段，現在還沒有實現那些條件，就先說它會出現某些問題，結果就因噎廢食」。然而，持平地說，我們亦得承認，隨著近十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現代主義所質疑及批判的現代工業文明及消費文明，卻又確實出現在某些商品經濟急劇發展的城市中，因此，現代與後現代的種種問題，都是中國必須正視及面對的。

至於河清極力提倡文化民族主義，重續中國文化根的做法，是否能挽救中國，並由此提高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筆者以為，端在於我們能否客觀地接受傳統文化在中國面對現代化問題時，不一定可以扮演「全能」的角色這事實；同時，也要視乎中國能否及如何對後現代的問題作出有效的回應與批判。能夠勇敢地揚棄百年前的「中體西用」情意結，在邁進廿一世紀的今日，去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後現代的問題，方是重建「此時此地」中國人的自信心的唯一方法。

邢福增
建道神學院